

八一特稿

# 两棵树

□翟立华 文/图

“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”，大哥和嫂子十四五岁就定下婚事。没等到结婚，大哥响应国家号召，瞒着父母和嫂子去体检，他要当兵去。那年月刚刚经过越南自卫反击战，对战争心有余悸的父母哭着求大哥说：“家里就你一根独苗，俺不想绝后啊！”年少的哥哥拉来嫂子当说客，信誓旦旦要上战场报效国家，最终他戴上大红花踏上火车去圆他的军营梦了。临走前，为了见证他和嫂子矢志不渝的爱情，在家门前并排栽下两棵象征爱情的梧桐树。

大哥没能戍边杀敌上战场，而是当了一名消防兵，哪儿着火就去哪儿救灾，哪儿发水就去哪儿抗洪，水深火热中坚守了5年后他请假回家和嫂子结了婚。

当年他们栽的那两棵梧桐树挺拔葳蕤，他指着略粗的那棵说：“这是我，那棵细的是你，以后我为你遮风挡雨。”嫂子含羞一笑。

说是这么说，可为这个家遮风挡雨的却是嫂子。家里种着十多亩地，母亲体弱，父亲常年打工在外，春种秋收就成了嫂子的事。别人家的新媳妇还在撒娇的时候，我嫂子却打着赤脚戴着草帽站在地里施肥浇地。烈日下那抹身影娇小而倔强。每到农闲，母亲便催促嫂子去部队探亲，嫂子知道母亲想抱孙子了。

嫂子怀我小侄子的那年夏天，父亲肝腹水住进医院。大哥来信说南方发特大洪水，他们部队要去抗洪救灾。大腹便便的嫂



子在医院跑上跑下地忙活，还要抽空给那十多亩玉米拔草。看着嫂子跪在地里拔草的样子，母亲心疼地直掉眼泪，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：“咱不上学了，你看看你嫂子多难，你在家给嫂子当帮手吧！”

嫂子拔草的时候听见身后有动静，她扭头看见我边擦眼泪边拔草惊讶地问我怎么不上学，我委屈地“哇”一声哭了。

嫂子拍了拍手上的泥拽起我把送我回了学校。从没有和母亲红过脸的嫂子把母亲数落了一顿：“这庄稼荒了才荒一季，要是人荒了就是一辈子！”因为这句话，我重返校园。

父亲不能干重活、不能断药，家里千斤重担全部压住嫂子瘦弱的肩上。她挺着肚子在地里操劳，还回信安慰大哥家里一切

都好，勿念。

那场大风来时，嫂子正咬着床单跪在床前使劲地忍着阵痛。小侄子落地的时候家里接到大哥的来信，他在抗洪救灾中受伤了，一条腿骨折。我不敢让嫂子知道，站在门口掉眼泪，风越刮越大，那棵大梧桐树呼啸着倒了过去，倚住旁边的那棵，两棵树在风雨中相依相偎。

第二年，大哥转业回来了，嫂子拉着小侄子迎上去。大哥抱着孩子拉着我嫂子回到家，在门口他久久地凝视那两棵梧桐树。他对嫂子说：“本来说我给你当依靠，现在是在你支撑着我和这个家。”

今年，盘根错节的两棵梧桐树中间冒出一簇簇新芽，两棵大树相互依偎着，给我们家遮出一片荫凉。

## 名家笔下的暑假

□梁惠娣

暑假的闲暇时光最适合闲读。读着名家的作品，不禁想：这些名家们的暑假是怎么样的呢？

《钱钟书传》里说到钱钟书某年暑假的事：“暑假又到来了，父亲还没有回来，钱钟书仍像寒假一样贪看小说杂志。不料暑假过了一半，父亲却突然回来。他措手不及，非常狼狈。父亲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命令他和堂弟钟韩二人各作一篇文章，钟韩的文章写得条理清楚，措词文雅。而钟书写的文章不文不白，字又潦草。父亲非常生气，狠狠地把他痛打一顿。”正是这次被打，大大地激发了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，确立了他在在学习上出人头地的愿望；也正是在这次暑假中看小说杂志，使他也从中发现了自己的爱好和出路，为他以后做出卓越的成就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。

女作家张晓风在《种种有情》里轻歌絮语一般述说了种种令人感动的场面，有这么一段描写，令我很是向往：“暑假里到中乡下去，弯入一个叉道，在一棵大榕

树底下看到一个身架特别小的孩子，把几根绳索吊在大树上，他自己站在一张小板凳上，结着简单的结，要把那几根绳索编成一个网花盆的吊篮。他的母亲对着他坐在大门口，一边照顾着杂货店，一边也编着美丽的结，蝉声满树……”

作家林清玄的《放暑假》一文中，写了他和儿子两人截然不同的暑假。儿子因为暑假过得快乐而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，他因为要帮父亲干农事，反而不喜欢放暑假。“看着孩子的背影，我想到三十年前的暑假自己的背影，爸爸在前面拉着两轮的板车，我在后面推着，板车上堆满香蕉，只看见爸爸赤裸上身的背，全是湿淋淋的汗水……”

“那是小学一年级的暑假里，我去北京外婆家做客。正是‘七岁八岁讨人嫌’的年龄，加之隔壁院子一个名

叫世香的女孩子跑来和我做朋友，我们两个人的种种游戏使外婆家不得安宁了……”这是作家铁凝散文名篇《一千张糖纸》里的开篇，全文写的是她一年级暑假里，与小伙伴世香收集一千张糖纸的事，后来因为表姑的欺骗而受到了深深的伤害，读来令人惆怅和深思。

作家迟子建的散文《20年我一直喜欢躺着看书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十七八岁，我读师专的时候，开始了真正的读书。每到寒暑假，最惬意的事情，就是躺在故乡的火炕上看书。至于读了些什么，已经记不清了，但读书的氛围却历历在目：夏天时，闻够了墨香，我会敞开窗子，嗅花园搅起的一波一波的香气……”

在悠长的暑假里读书，真的是赏心悦目的事，读到名家笔下的暑假，勾起自己一番遐思与默默的会意。

## 书海掠影



## 三代矿山情

□赵闻迪

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市郊的“万人坑”，吃“忆苦饭”。回到家，我跟家人一提，爷爷顿时老泪纵横，吓得我以为自己做了什么错事。爷爷告诉我：当年，日本鬼子侵略这座城市，在煤矿周围拉起铁丝网、修筑碉堡，用步枪、刺刀和皮鞭逼迫工人下井挖煤。工人稍有反抗就拳脚相加、放大狼狗撕咬。有一年瘟疫横行，日本鬼子挖了一个大坑，把生病的工人扔进大坑里，这就是“万人坑”的由来……解放后，爷爷和工友们才翻身做了主人，过上了好日子。

父亲高中毕业，接了爷爷的班，也当了一名煤矿工人。我记事时，我们一家三口住在矿上分的“筒子楼”里：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，只能放下一只衣柜、一张桌子、一大一小两张床。门口砌着灶台、堆着煤球、放着碗橱，家家都是这样，一条走廊被挤得越发狭窄。卫生间和水房都是公用的，在走廊尽头。那时候，水和电是限时供应的，供水时段，每家主妇都派个大点的孩子拎着桶去接水，队伍排得老长。晚上九点钟拉闸断电，家家都备有煤油灯。父亲的一份工资要养活三口人，还要接济爷爷、奶奶和小叔，日子清苦自不待言。筒子楼里住户家庭状况大抵如此。我的印象中，筒子楼的主妇们都非常能干，日常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只要是自己能动手做出来的，就绝不会花钱去买。比如扫把、锅盖、篮子、馍筐，都是她们结伴去田野里采来扫帚苗子、高粱秆子、麦秸秆编成的。

筒子楼里的小孩都巴不得自己父亲上夜班。因为夜班的“班中餐”好，有肉包子、苹果、煮鸡蛋。大人舍不得吃，带回家，小孩子就饱了口福。有几次，我正津津有味啃着苹果，母亲用一种复杂的语气对父亲说：“你干嘛不自己吃……”唉！当时年纪小，满脑子就是“吃”，没有体会到父母的艰辛。

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家家主妇都在“吃”上头动足了脑筋。筒子楼周围有大片荒地，每家主妇都用碎砖、树枝围上一块种小葱青菜；矿上发白面，她们把白面掺上红芋面、玉米面蒸花卷，既调动了大人小孩的胃口又能“细水长流”；冬储时，她们把萝卜缨子、白菜帮子切下来洗



本专栏持续征稿  
欢迎您踊跃投稿  
投稿邮箱:ldwbgh@126.com

净腌上，又是一道美味小菜……

随着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，矿工的日子越来越好，先是“限时供水”“拉闸断电”成了“过去式”；接着，原本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鸡鸭鱼肉，隔三差五就能端上餐桌；然后，矿工们从筒子楼、棚户区搬进了崭新漂亮的“单元房”，家家添置了彩电、冰箱、洗衣机……日子越来越红火。

我大学毕业后，应聘到煤矿工作。我眼中的煤矿，跟爷爷、父亲那个时代的煤矿有了天壤之别：碧绿如茵的草地、绿树成荫的厂区、五彩缤纷的花园、高耸入云的井架、现代化的办公大楼、庄重气派的工业广场、整齐划一的公寓楼、成群的白鸽在草坪上散步……我拍下照片给父亲看，他连连感叹：这哪里是煤矿，分明是花园。

报到后，我被分配到粉煤灰化验室从事化验工作，宽敞明亮的操作间、归置整齐的设备仪器、亮晶晶的试管、各种各样的天平，还有身穿洁白制服的化验员师傅，他们那样热心，手把手地把我从一个“门外汉”教成能独当一面的化验员。

下班后的生活丰富多彩，爱热闹的，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到小饭馆搓上一顿；爱静的，可以独自到假山池塘附近散步；爱学习的，可以到职工图书馆阅读；爱健身的，可以打篮球、踢足球、跳广场舞、练瑜伽；爱文艺的，可以在职工活动室画画、弹钢琴、跳交际舞……每个夜晚都能过得五彩斑斓。

转正后第一个月，我把工资单拿给父亲看，他戴上老花镜看了又看，高兴地说：“我跟你爷爷干了一辈子工，从不敢想能开这么多钱，你可要好好干呀！”

从爷爷、到父亲、再到我，三代人见证了煤矿的发展变化，见证了家乡的蒸蒸日上，并由衷希望：老百姓的日子如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。

##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**图片故事**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**工友情怀**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**工会岁月**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

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**青春岁月**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**家庭相册**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 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